

文化东莞

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文艺类丛书

还乡

「短篇小说集」

闫永群◎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还乡

闫永群◎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还乡 / 闫永群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3
(“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
ISBN 978-7-5360-7407-1

I. ①还… II. ①闫…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8008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 懿 李珊珊 张 旬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还乡
	HUANXI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625
字 数	168,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2013 年）》

编 委 会

主 任：潘新潮

副主任：叶泽驹 刘锦明

委 员：曹永阳 林玉秀

张淑玲 曾小春

柳冬妩 朱莲红

东莞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总序)

潘新潮

这套《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2013年）》的出版，可以说是近年来东莞文学创作优秀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为深入贯彻落实《东莞市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2011—2020年）》和《东莞市建设岭南文化精品名城实施意见（2011—2020年）》，根据《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2012年底我市开展了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工作。经评审公示，我市共有九部文学艺术作品入选首批出版补贴类项目，当中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戏剧作品集、文学评论集、纪实文学、版画作品集。

东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东莞文化名城建设的推进，东莞的文学艺术创作与之呼应，东莞作家、艺术家出现了群体性崛起。“东莞作家群”中有中国作协会员二十余人，省作协会员近百人，他们写出了一大批浓厚凝重、意蕴深远的精品佳作，在当代中国文坛筑起了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线。

2013年，东莞作家荣获了“三个一百”国家原创图书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台湾第四届桐花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众多奖项，东莞文学作品还频频登上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2013年中国散文排行榜、2013年中国随笔排行榜等。东莞文学作品如此密集地获奖和荣登各类文学排行榜，在此以前从未出现过。在旗帜林立的当代文坛，“文学莞军”成为一支不打旗帜的文学劲旅，成为中国文坛上一支令人瞩目的生力军。文学是历史发展的语言镜像，也是现实真实的心灵回声。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触摸历史，触摸时代，触摸这里的山川河流、人文气息。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希望东莞的作家、艺术家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创作出更多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抒写东莞情，传递正能量，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序

打工文学的亚乡土叙事

柳冬妩

闫永群是典型的南方漂泊者，他 20 世纪 90 年代初背井离乡来到东莞谋生，谋生之余仍坚持文学创作，并显示出很好的创作实力，后因家庭变故，一度中断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拾笔时已是十年之隔。十年，个中经历，其甘苦自知。重拾笔后的闫永群厚积薄发，相继在《中国作家》《山花》等国家级、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彰显出的创作前景很值得期待，想必这十年他在把生活安顿好之余还对自己心爱的文学创作下了一番工夫。

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底层打工经历的作家，闫永群笔下的文字弥漫着浓厚的南方工业生活气息，显得原汁原味，并打上了鲜明的个体生存经验印记。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受到其自身生存经验的制约，他只能写他自己熟悉的东西，不熟悉的东西往往就无法写得很确切，而创作个体的动机则是其内心灵魂深处强烈表达倾诉欲望的需要。作家总是一直在写自己熟悉的或者与其息息相关、生息与共的领域，闫永群也不例外，他的小说创作视野主要着眼于自己漂泊的地方——南方工业小镇上林立的工厂和工业区（一个叫鸡啼岗的小镇）以及故乡中原大地的一个偏僻小村落，作者的心灵徘徊游弋

于这几个地方，以仰望的姿势在城市回望故乡，或者以逃亡的姿势匆匆回到无处扎根的城市，呈现出一种背离的矛盾状态。

闫永群的打工小说具有浓重的亚乡土叙事色彩。

“打工文学”是中国特定工业化经济时期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它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原因。广袤的中国大地，有四五亿的农民工，他们的生活，足以成为无数作家抒写的源泉。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打工族的人生境遇和思想情感，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一个独特部分。“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若将其内涵及外延做进一步拓展，它便不仅仅停留在南方，而由南方扩展到内地乃至走向海外。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做一个稍微严格的界定，那么，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工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在中国沿海开放城市。”

闫永群的创作是十分纯正的打工小说，所谓纯正主要是指其原汁原味的底层叙述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他的小说创作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阶段，早期的小说创作稍显稚嫩，就创作者的姿态而言还停留在自我苦难的倾诉之上，但文笔清晰灵动，呈现出可喜的文学灵性；后期的小说渐次成熟起来，笔触伸展到了人物的精神内核，对人性的挖掘达到了一定深度。所以可以这样说，闫永群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打工文学的发展轨迹，比如早期的打工小说创作手法比较传统陈旧，创作姿态也只是停留在一味吐苦水的层面上；中后期的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汲取了西方一些现代与后现代派的写作技法，在形式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主旨思想意境上也深度聚焦于农民工生存精神困境以及人性嬗变异

化方面的探索。

文学是相互浸透并互相影响的，不可能是在相互丝毫不干扰的情境之下发展的，比如知青文学里面其实也融入了许多乡土文学的要素在里面，而严格意义上的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充满生活况味的底层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乡土的诸多元素杂糅在一起，达到一种相融的状态，呈现出一种十分鲜明的亚乡土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打工浪潮的兴起，广袤大地，千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千百万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寻找属于自己的营生。在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人们挣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无数人为各自的梦想而努力着。他们的人生际遇鲜活地呈现了工业化时代，一批远涉他乡的人的生存镜像，这其中有理想、温暖与光亮，也有残酷、冰冷和灰暗。许多年后，时过境迁，当在城市打工多年的他们再次回到故乡，会忽然发现那颗漂泊多年的心难以回到故乡，而故乡早已变了模样，这种落差感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村庄的嬗变，更是当下中国这个时代的嬗变。纵观闫永全的小说整体创作，细读之下，你会发现其打上了独特而又鲜明的亚乡土叙事痕迹，单从他的小说题目上就鲜明地呈现出了这一点，从《离乡》到回到故乡，并再次《逃离故乡》，到最后《还乡》，这三部小说在呈现描摹当代底层打工群体挣扎，徘徊于城乡之间的精神困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值得人肯定。

亚乡土叙事这一类作品主要聚焦于城乡之间或者城市的边缘灰色地带，并主要描写城乡农民工进城后灵魂的漂浮挣扎状态。闫永群的小说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时而把笔触伸向工业气息浓厚的南方工业小镇，时而又把笔触伸向萧条寂寥的偏僻故乡小村落，而且这两种笔触的转换往往是深层次地杂糅在一起。比如小说《离乡》

中的小群想离开寂寥空荡的村庄去广东寻梦，却因村长刘三炮一再阻拦，成了村长刘三炮接待上级领导时的“酒缸”，小说中小群的最终离乡，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是决绝而义无反顾的；而《逃离故乡》中的小群来到广东后，因为生存、爱情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重新回到故乡，最后又以逃跑的姿势离开了故乡，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充满黑色幽默的味道。发表在《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山里的婆婆》，把城乡一体化进程之中寂寥萧条的农村留守现象渲染刻画得生动逼真、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心酸无比。这篇小说沉重而苍凉，言语之间充满灵性与诗意，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城乡一体化进程之中所产生的两种强烈的文化冲撞，以及由这种碰撞和生存处境的变化所带来的茫然感、异化感、无处安放灵魂的感觉便空前强烈。闫永群的小说便主要着眼于离乡与还乡之间、恋土与离土之间、幸福与苦难之间，把城市务工人员的精神疼痛一刀一笔地刻画出来，从而达到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这种着眼点与选择明显是正确的，它显示了一个成熟写作者的智慧所在。

当然，闫永群的创作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一些作品在表现手法上过于传统，显得陈旧；小说主旨上也显得拘谨和四平八稳，这反而束缚了作家的创作才华。

写作是抒写人生、反抗命运的最好方式。闫永群的写作是真诚而有力度的。在此我衷心祝福他以后的创作更上一层楼，在语言风格上更加丰富灵动，在表现手法上更加多样化。

目录 | Contents

序 打工文学的亚乡土叙事	001
还乡	001
思乡	017
离乡	033
逃离故乡	048
天堂里飘来的风铃声	066
山里面的婆婆	076
我在莲花坳支教的日子	088
民谣	104

难受	116
外壳	125
我们不哭	133
走出胡同	146
问天	159
黑子	163
干湖	171
见证	179
我的一九九七	183

还 乡

老家要建一个群众文艺茶社，听说是县里开会定的试点。听说为争取到第一批文明试点村，村长刘三炮在乡长家哭了一次醉了一次；听说乡亲们还在村里唱了三天的大戏；听说新开的茶社都已经在村东头的土地庙边上破土动工了；还听说刘三炮在村民大会上指名点姓地要老全成、三黑、假妞和我在七天内务必返回老家成立茶社。当村民刘二坏把一千元崭新的老人头扔到我们面前，对我们说这是村长要我们返乡的路费时，我们用力地掐掐我们的大腿，疼。是真的。也就是说政府现在也在开始关注我们内地的农村了，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老家，那个坐落在伏牛山脚下的叫大刘庄的小山村也可以像一只雄鸡一样扑棱着翅膀飞到伏牛山顶引吭高歌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不必为了一日三餐而狼狈不堪地生活在南方这个叫作鸡啼岗的小村子里了。这怎么能不让人高兴啊，这怎么能不让人想到地上跑的鸡和水里游的鱼呢，还有那或是高粱或是苞谷发酵过的水水。

一九九五年春天，在鸡啼岗这个偏僻而富裕的小村子上，梅雨期因为我们这些个身份低下的打工仔的介入而提前到来了，它每天都像工厂老板的脸一样既阴沉又潮湿，让人既惊又怕，忍不住时常会有尿意。

天还不想黑呢，刺眼的路灯就把太阳推进了负一楼，张张扬扬地在路杆上滋润起来。我们买来了一只鸡骨架和几条小鱼，打了二斤高粱酒，围坐在小屋的前檐下，一边啃着鸡肋，一边哥俩好啊地摆起阔吹起牛来。

我们四人中数老全成岁数最大，五十多岁，脸上沟壑纵横，这就让他的胡须看起来像极了冬日渠边的荒草，终年穿一件分不清颜色的大布衫，怎么看都像一个六七十的老人。因为老家太穷，像他那个年代的男人打光棍的实在是太多了。也因为没有人，更加地不注意穿戴，越发地显得落魄，他又一直以捡破烂为生，因此很少有人对他有过尊称，按辈分我们几个该叫他五叔，可是很少有人这么叫他，都是直呼其名：老全成，唱一个；或者说，老头拉一段听听。我一直是叫他五叔的，我叫他五叔不是我多么高尚，而是我打小就不习惯直呼别人的名字。因为这个毛病我招来了同村人的不少讥讽，他们众口一词地叫我假圣人。我在听到我们村上要办文艺茶社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也许以后村上没有人会再那么叫我了。五叔的弦子拉得好，他要是拉伤心的小调，你就会想起死去的亲人，就感觉以前那亲人去世时哭得不够，还想再哭上几声补补；他要是拉老鼠的吱叫声，你就会忍不住抬起头看看房顶的屋梁，会不会掉下木屑来……我想这也是刘三炮重视五叔的主要原因吧。

三黑的大名叫刘三黑，二十三岁。人如其名，黑得健壮、瓷实。一笑就很夸张地露出一排大白牙。他在工厂当保安时，一个本

地人当面羞他说，刘三黑，黑人牙膏怎么没有去找你拍广告啊。他一挥手打掉那人一颗门牙，也因此丢了工作。三黑的架子鼓打得好，他的鼓声能让你的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落。这肯定也是群众文艺茶社不能少的角儿。

我们四个人中假妞最小，也就十六七的样子。假妞的全名叫刘二梦，据说他妈生他前做了两个梦，都梦见自己生了一个俊闺女，出来却是个带把的。二梦的上面有了两个哥哥，他妈想要个女儿想得起了魔怔，打小就把他当女孩子养。就也奇怪，二梦自小就细皮白嫩的，一抬手一投足一颦一笑，尽显女孩风采。这倒也罢了，更奇的是二梦生就一副女孩子的嗓音，唱起我们河南戏来学谁像谁。

眼看着二斤高粱酒下去了七七八八，我们每个人的脸上该红的就白里透红，该黑的就黑得发青。五叔说娃子们，说说咱们回去后你们都有啥打算？三黑左手撑桌右手把胸拍得啪啪响，说他回去后一定要把大刘庄茶社打造成我们豫西南的文化品牌，然后再娶一个胸大屁股凸的女人。他娘说过，那样的女人会生儿子，他想一窝整出俩，省得计划生育的人找麻烦。我们一下子都笑得前仰后合，假妞先是捂着嘴，翘着兰花指笑，还是忍不住，就歪在五叔的怀里。五叔笑得咳嗽起来，老脸像面成熟的老向日葵。我笑得直想尿裤子，硬是忍住。五叔说假妞你呢。假妞说他只想利用这机会好好学学戏，争取能上《梨园春》露一小脸，我们都鼓鼓掌。五叔说群娃子呢？问我呢，我低下头想了想，自己回去后能做什么呢？刘三炮看上我，还不是因为我能写写画画，除此之外我别无所长。我的明天又该何去何从呢？我不想在他乡的流水线上虚度光阴，我想过一种健康而又阳光的生活。我想从这人生的海底浮出水面，我想透透气。我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说，我想考大学。说完这话我的眼泪喇

就下来了。谁都知道我娘死得早，爹光会赌，本来是个大学坏子的我现在不得不在一家小工厂做一个小收发的差事，还一天到晚看老板的驴脸。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就被他一脚踢出大门，要不是有五叔租的这间小屋，真的就要流落街头了。

该五叔说了，他抿着嘴，抬眼看着高远的夜空，说我也没啥想头，就是在我入土前能看到咱大刘庄富起来，能让我那把弦子陪我一起上路。还有，我死前能听见村里那些小辈叫我一声五叔五爷……我看见五叔的眼睛亮晶晶的。

大家都沉默下来，心里怪难受的。三黑说，不说球了，假妞还要上夜班呢。五叔说，假妞你上夜班时给你们领班的说说，看能不能把你工资结清，少损一个是一个，就省下咱俩了。我这两天也把这屋里的破烂卖了，早点回去。假妞答应着走了，大伙也就沉沉地睡去，一夜无话。

二

夜里下雨了。

我在梦中看见娘离老远就站在村东头的茶社接我。她一把抱住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哭。我也抱着娘的身子直哭。哭着哭着就醒了，摸摸脸上真的湿湿的一片，再一看怀里，抱的是三黑的臭脚。我把三黑的臭脚挪过去，刚一转身，一滴雨水啪一下又打在脸上。就在这时我听见外面疯了似的打门声和一个男人的大叫声，开门啊，假妞出事了在医院呢。是刘二坏。我们打开门让他进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假妞昨天晚上夜班时和他主管说了要回老家的事，他主管说回可以，工资没得发，是你自己要走的又不是厂里赶

你，这是规矩。假妞说那你不给我工钱我现在也不给你干了。假妞是开啤机的，计件工。他要是一晚不干，后面很多工序都赶不上。主管说那不行，你要是现在不干，你行李就别想要。假妞就觉得屈，一边干一边哭一边还在心里问候主管的老妈，谁知道主管的老妈没问候成，自己右手的小指和无名指被啤机问候掉了。掉了就去医院治啊，那主管闻到假妞身上的酒味，说是他酒喝多了，自找的，让人把他的行李和他的身子一起送到医院就不见了人影。刘二坏说医院没钱是不给治的，押金要一千。过罢年刚开工，老乡们都没有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刘二坏叹口气说，只可惜假妞那兰花指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路费。就听见五叔说，群娃子，把咱那路费先拿出来垫上，完事后我把这屋里的破烂卖了，再不值也能堵上这窟窿。我点头答应着把钱交给了五叔。一行人就去了镇医院，就看见假妞一个人蜷缩在医院长廊的木椅上，本来就白的小脸上更加没了血色。我们把钱交上，就消毒和打掉瓶。医生说要是想接指头的话现在还不晚，不过要转到市医院，手术费最少要五千。我们一下子都哑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五叔开了口，说假妞你看呢，要不给刘三炮发个电报叫他再打过来几千，回去后再想法子还。刘二坏说，想都不要想，给你们这一千还是村里卖树的钱，乡里拨的款还没到位。刘三炮现在也是急得想吃人。假妞就哭了，咬着牙，用脚后跟不停地踢着地面，先是小声，接着就像狼嚎。听得人心酸。五叔把他搂在怀里，陪着哭，老泪横流。我也哭了，哭假妞的命不好，以后上了《梨园春》，那本该让人销魂的兰花指变成了人人厌的三指手，多让人难为情；我还哭那只陪我睡了一个晚上的一千元，它们还没有完成它们的伟大使命便死于非命。